

再論郭廷以先生對太平天國史研究的貢獻
——兼及歷史研究的實際與理論

王永美先生賜正

呂實強 敬啟

2005. 8. 22日
於台灣師範大學

載於郭廷以先生百年冥誕

紀念論文集

2005年

2月出版

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印

再論郭廷以先生對太平天國史 研究的貢獻

—兼及歷史研究的實際與理論

呂實強

緒 言

由於個人於一九四九年九月至一九五三年六月在台灣師範學院史地系就讀，其中有三年修過郭先生的課——中國近代史、元明史與中國現代史。畢業後，依規定至高雄鳳山陸軍軍官學校預備軍官訓練班，受訓一年，取得預官少尉資格，而後方能就業。一九五四年六月結訓之後，被分派在台北市立大同中學教歷史。但僅止教了半年，放寒假期間，郭先生便要我到由他負責籌備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任助理員。於是在一九五五年二月，籌備伊始，我便辭去了大同教職，到近史所來工作。從此，堅守本業，到一九九七年滿七十歲退休，於退休之後，仍被聘為兼任研究員，直迄於今天。所以可以說，我一生僅有的一點事業，主要為植基於郭先生的栽培。因此於先生的治學與貢獻逐漸有相當的了解。早於三十年前，便曾接受遼耀東先生的邀約，在他策劃的一個系列「拓墾者的畫像」中，撰寫了〈辛勤開拓中國近代史研究的郭廷以先生〉，刊出於《中華文化復興月刊》第八卷第四期，時在民國六十四年四月。之後，不論在郭先生生前死後，亦曾有多次受邀而撰寫有關先生的文章。今年為郭先生百年冥誕，所中為紀念他任教、治學與創辦近代史研究所，開拓中國近代史的

研究，及苦心孤詣的培養後進，曾舉辦了兩項重要的活動：一為訪問其門生故舊（或由擬定被訪談者自己撰寫），出版了《郭廷以先生門生故舊憶往錄》一書，都六百餘頁；二為於今年一月十二至十三日，舉辦了「史學時代，世變學術研討會」，並將所有演講、討論及論文，集結成書出版。我看所有的演講、口述、論文與討論，尚無人對郭先生十分突出的太平天國研究，作出較為專門的論述，而且在此一方面，我曾在十年之前近史所為紀念郭先生九秩誕辰而編印的論文集，曾寫過一篇與本主題類似的文章。但因為那時候所見到的論據尚有所不足，再加上過去這十年間，所中若干同仁，甚至各大學從事中國近代史教研的同道，日漸增加理論的追求與倡導，乃使我個人心有所感。因而決定以此一主題，再作一次核要性的探討，以紀念先生，並望對史學研究的目標與方法，聊供一鱗半爪之拙見。

郭先生於太平天國的著述，從量來看，並不是頂多，不僅不如羅爾綱先生之著作等身，恐較簡又文先生亦並不及，不過從質的方面來看，他卻有其客觀、深入之優點，我個人相信，羅、簡二先生則有明顯的不及郭先生之處。而郭先生的領域較廣，就中國近代史來說，太平天國的研究，實為其中主要部分之一。然而即使如此，其成就已十分可觀，不僅對史實考訂：為當時及日後從事太平天國研究的人，提供了廣泛而堅實的基礎，尤其重要的，他根據此項紮實的工作，對太平天國的成敗利鈍與功過是非，作出了其獨立與傑出的論斷。司馬遷作《史記》時自題的標語為「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¹個人以為「究天人之際」，對後世的史學家而言，可能為理想太高，如果有能之者，恐怕其範圍已屬歷史哲學；「通古今之變」與「成一家之言」，則應該為後世以至今日的從事歷史著述者，共同所嚮往的目標。不過單是此兩項，在眾多的歷史學者之中，能達到的，亦並不甚多。郭廷以先生應為其中之一。

於太平天國的專書，一九三七年一月，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了他的《太平天國曆法考訂》。此書之撰寫，據郭先生自序，係開於纂輯《太平天國

¹ 見《史記》太史公自序。

史事日誌》，為便於查檢月日，乃根據日本學者田中華一郎的〈天曆與陰陽曆對照表〉及陳援菴先生的〈廿史朔閏表〉推演一個月朔表。及至實地應用，發覺此表與中外其他直接記載事實日次，常多不符。乃再行審慎考察，漸次得知太平天曆之真象，遂完成此書。內容包括(一)田中氏對照表及其錯誤，(二)天曆干支與陰曆干支，(三)太平日曜與西洋日曜，(四)中西例證及其解釋，(五)天曆與陰陽曆對照及日曜表、簡表與譯表。另有附錄：1. 評謝興堯先生《太平天國曆法考》，2. 關於太平天國文獻，3. 引用書目。本書的價值，據郭先生在引言中說：

太平天國的曆法是個不中不西、亦陰亦陽的組合。其月日的排比次序，與中曆固然不合，與西曆亦大相差異。無閏月閏年，而有所謂「幹年」，所以說它是不中不西；仍用干支以紀年日，保留星宿二十四節，以合舊習，定三百六十六日為一歲，月各三十或三十一日，無所謂吉凶宜忌，生克休咎，所以說它是亦陰亦陽。統合來看，又未嘗不可以說它是個中西陰陽的混合物。因之要想知道太平天曆與陰陽曆（或中西曆）月日的關係，頗為困難；不惟後人推合易於致誤，即並世人士，設非與太平天國有直接接觸者，有時亦欠正確。

曆法事，本來即不易辨正。他卻仍然不惜功力，認真追究，終於指出田中氏對照表之失誤，並與凌善清、蕭一山、以及稻葉君山、李泰棻諸先生所作，對照換算，予以改正。附錄中特別對謝興堯先生的《太平天國曆法考》加以糾謬，雖在自序中表示：「謝先生專攻太平天國史有年，此文用力頗勤，彼此雖所見不同，但仍為學問上的同好」。但其所指出謝氏的若干基本錯誤之後，使謝嘗似已難立足。而謝書不僅其結論與田中的說法一致，其主體部分——天曆與陰陽曆對照表亦不過對田中所作表之擴大。因而郭著《太平天國曆法考訂》一書出版之後，似並未有人出未批駁，反而逐漸為研究太平天國史的諸家所接受。直到歷半個世紀之後，一位對太平天國史著述甚豐的專家祁龍威教授，於其一篇專文〈郭廷以對太平天國史研究所作的貢獻〉中，仍然認為：「郭氏……對謝興堯《太平天國曆法考》沿襲田中表中的錯誤，進行了評議。在天曆與陰陽曆對照問題上，糾正田中

華一郎的錯誤，這是郭廷以爲太平天國研究作出的一大貢獻，也爲《太平天國史事日誌》的撰成，創造了條件。」²

另一本專書爲《太平天國史事日誌》。此書的初稿自一九三〇至一九三三年，經五次易稿，一九三四年春，方由中央大學將正文排印。又經四次修訂，於一九三七年交商務印書館付排。旋由於抗戰爆發，時間延遲，直到勝利之後一九四六年，全書方得公之於世。³ 於此書之作，先生雖自謙其：「性質屬於工具一類之史事記，編者個人只求爲他人作預備工作，期能節省具有才識德之史家之精力時間，於願已足」。⁴ 但事實上，本書不僅卷帙浩大，全書逾一千四百頁；參用書文（僅參考未用者不計）不下五六百種。尤其於重要或有異議之處，多加詳密考訂，若干正文不過數行，而者查論斷竟相當於一篇論文。如對洪秀全大病與昇天一事，洪大全其人其事，錢江與太平天國之關係，洪秀全對儒家傳統態度及其變化等等，無不經其查考論斷，而獲得同道之接受。⁵

總之，郭先生這本書，雖稱爲「日誌」，但實際上幾等於一部太平天國全史，舉凡有關太平天國的大事，甚至與其具有牽連或影響之所有中外史事，亦蒐羅列入，卒使此書雖爲依年月日記載，卻能將其所有人與事之來龍去脈，影響互動，均納入系統，使人一覽無遺。誠如羅家倫先生於民國二十九年爲此書所撰的序文中所說：

他治史是很響慎的。他認爲要寫太平天國史，必先把太平天國史實，用比較的方法，考訂其準確性，再按其時間的順序，列舉下來，以時間來統率錯綜複雜的事實，俾使發現其因果或前置 (Antecedent) 與後隨 (Consequence) 的關係——然後可以著筆，錯果就成爲這部一千四百餘頁的鉅製太平天國史事日誌。

我相信這部書是截至現在止，研究太平天國的第一部大書，是將來

² 祁文載茅家琦等編著《太平天國史研究》第二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

³ 參見全上文。

⁴ 見本書凡例內。

⁵ 詳見拙著〈郭廷以先生對於太平天國史的研究與貢獻〉。

寫太平天國信史不可少的一部根據書。將來那部大的太平天國史郭先生自己來寫嗎？若然，則這是一隊雄壯而密集的前進號音。⁶此書出版前後，距抗戰前研究太平天國風氣興起已近二十年，並世諸集一代的開拓者，均已名聲顯耀，但羅先生卻似仍對郭先生寄以殷望，期許他能循此堅實壯闊之路，更行創進。

可惜正當此書出版之際，國共的內戰已經展開，而且愈演愈烈。隨著政府軍事的失利，經濟隨之惡化，社會亦趨混亂，時勢與環境已經使他無法安身專心從事於更進一步的研究著述。一九四九年，大陸局勢劇變，他來到台灣，任教於省立師範學院史地系。台灣地處海隅，又自甲午戰爭之後，便割讓日本統治。及日本戰政光復，亦已受戰爭的波及，殘破凋蔽。遂使有關太平天國之資料蒐集困難。故只能就過去奠立之基礎，從事一些通論性或解釋性之工作，未能盡如羅先生期盼，再完成一部大的太平天國史，但僅這一部《日誌》，貢獻就已經很大了。據我個人所見，在所有研究太平天國的著述中，幾乎很少有不參引這本《日誌》的。直到此書出版五十年之後，由南京太平天國史學會、南京太平天國歷史博物館、南京大學歷史研究所太平天國史研究室、江蘇省社科院歷史研究所等共同發起的紀念太平天國起義 135 周年暨太平天國博物館建館 30 周年學術討論會，於 1986 年 10 月 15 日至 19 日，在南京舉行。有 120 名專家學者與會，提出論文共 60 篇，其中前已提及的祁龍威教授的〈郭廷以對太平天國史研究所作的貢獻〉一文中集四個小節專論《太平天國史事日誌》一書的價值，他具體的指出：「（此書）出版後一時成為學術界撰寫太平天國史主要的依據」。他並列舉說：

華崗撰《太平天國農民革命戰爭史》，幾乎全部利用了《太平天國史事日誌》所提供的資料和考證的成果。

簡又文對太平天國史研究難稱博洽，但當他撰寫《太平天國全史》時，也不得不借助於《太平天國史事日誌》。簡氏自序：「本書有幾章幾節，以個人所得資料不足，遲遲不敢動筆，然欲再在國內各處

⁶ 此序於民國三十五年《日誌》出版時亦一併印出。

親自採訪及發掘新史料，已無可能，又屢圖到外國搜羅外籍記載，而機會亦不就。……幸有郭廷以教授所著《太平天國史事日誌》一書，將全役大事鉤玄提要，逐條考證，定為正確，乃按年月日編次而成為極便利有用之研究工具書。本書各章于自得史料不得之時，輒引此《日誌》為權威之作。錄用原文各條，編入各役系統之中，亦如其書內容，只提綱要而不及詳敘」。《太平天國全史》引證《太平天國史事日誌》之處甚多，有的是轉引史料，如述咸豐三年二月初一日太平軍攻金陵之戰云：「又據同治上江兩縣志，自是日起，太平軍開始攻聚寶門。載《郭誌》二百二十六頁」。對江浙等省地方志，簡氏未及搜考，大都從《郭誌》轉引。以故類此之例甚多，有的《郭誌》未注史料出處，《全史》便直接以為據。如在「定都天京」一節中說：「黑旗右軍主將北王韋昌輝於十七日由儀鳳門入，先住西轅門李氏民宅，後移中正街李宅（或云住中正街前湖北巡撫伍長華宅。見《郭誌》）」。

簡又文撰寫《太平天國典制通考》，也大量引證《郭誌》。如〈職官考〉說莫士燮曾任「忠誠五天將」，自注：「《郭誌》」。

羅爾綱，撰《太平天國史稿》也參考了《太平天國史事日誌》，如其中的〈洋將表〉，實際脫胎於《郭誌》的〈洪方洋將表〉。

向達等編《太平天國》以《太平天國史事日誌》〈引用書目〉為線索。在《郭誌》〈引用書目〉的基礎上，張秀民、王會庵增補而成《太平天國資料目錄》。

最後祁氏綜結云：「至今，《太平天國史事日誌》仍不失為研究太平天國史的一部重要工具書」。⁷直到一九九一年，羅爾綱先生出版他畢生功力所萃的鉅著《太平天國史》，共有四位聲名卓著的學者為其寫序，其中第一篇為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名譽所長劉大年先生所撰，內中便推稱羅氏與蕭一山、郭廷以和簡又文，「都屬於開拓太平天國研究的一代人」。

⁷ 祁龍威文獻，茅家琦等編著，《太平天國史研究》第二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

並說：「郭廷以長期研究中國近代史，四十年代，他出版《太平天國史事日誌》兩大冊，相當深入細緻，至今仍是研究者案頭必備的工具書。⁸

自然像這樣一部時間上溯自一七九六年（嘉慶元年）白蓮教之亂起，下斷至一八六八年（同治七年）捻亂平定，歷時七十餘年；蔓延地區則互十八行省（及西康）。即便從太平軍興起，至餘緒捻軍勦平，戰亂相續，亦達十八年。據簡又文先生的估計，以城市而言，曾被太平軍攻破者六百餘座（有的被攻破數次）；以動力而言，兩軍徵用之兵力約一千萬人。死亡雙方兵勇與受害人民亦以千萬計。（另有二千萬、五千萬、甚至上億之估計）財產、珍寶、屋宇、各種物質與夫古物字書、圖書等文化方面的損失，更不可以數計。⁹ 以運籌以至對外國關係而言，則更涉及英、法、美、俄等國。故其史事之複雜頻繁，為前所未有。以郭先生一人之力，雖費多年之功而完成，其詳略、缺失，自仍難免。不過迄至今日，仍很少見有人對之加以批評指責，一般所見，只偏重於匡正與補充而已。如上引祁龍威之文，指出書中疏誤之處，不過數項，卻仍然表明：「誠如郭氏所說『編者限於見聞，關於此一代事跡，十年以來，雖多方蒐集，絕不敢謂已盡于此，近年公私文書，時有發見，未獲盡睹，待補正之處尚多』。總之，對《太平天國史事日誌》不斷訂補或改變，使之更臻完善，郭氏早有此願望。郭氏已在美逝世，¹⁰ 這件事有待於全國事術界的共同努力，以期實現」。祁先生之文，似指摘之意甚淡，稱許與期盼之心則濃。至於後繼者之努力，真正從事實際之校正增補者，迄今個人所見到者，尚僅只茅家琦先生一人。茅先生自五〇年代末開始，使有志於《郭誌》的校補，陸陸續續做了將近四十年的工作終於完成了一本《郭著〈太平天國史事日誌〉校補》，並於二〇〇一年在台灣商務印書館刊行。全書共二三〇頁，就校補的立意來衡量，茅先生確是很下了一番工夫。難然如此，但茅先生仍在後記中表示：「這部《校補》遠不完備。太平天國公私文書記載未及利用者，特別是流

⁸ 雖然劉文係寫於一九八六年，但直到一九九一年，羅先生刊行其書時，似並無異議。

⁹ 簡又文，《太平天國全史》上冊，卷首緒言，頁16。

¹⁰ 按郭先生於1975年在美國病逝。

傳並度藏於海外未及查明者尚多，甚望若干年後有《郭著太平天國史事日誌校補之校補》問世」。此段文字，作者主旨在表達自己之謙虛，然於郭著價值之肯定以及疏誤缺失之難免，亦均兼及了。

專書之後，再談論文。郭廷以先生來台之後，因大陸趨向封閉，故難經當局提倡鼓勵，學者大量發掘並整理，使太平天國的史料日趨豐富，但在台灣所能見到者，卻相當有限。故他當時無法再從事太平天國史之專書著作。即單篇之論文，亦不多見。尤其自一九五五年二月，受命入中央研究院籌辦近代史研究所之後，欲建立起一個具有水準的新所，需要一切從根本做起。除了尋求外提與國際合作之外，尤其需要培植一批年輕的人員，使其能漸趨茁壯，而成為研究工作的基本力量。是以從籌備伊始，直到一九七〇年九月辭職獲准，十五年餘，所務均十分繁重，而且若干非學術性之因素，一直困擾他，在此期間遂未能再寫過像《太平天國史事日誌》這樣量鉅質細的大書。但基於他長期對太平天國的觀察，而於一九四五年一月，仍發表了一篇〈太平天國的極權統治〉的文章。此文雖只有一萬多字，卻表現了他洞澈的見解和精闢的析論。個人認為，此篇應可以代表郭先生研究太平天國所達到在質的方面最高的水平。於此將以本文為例，來檢討此一項似被許多研究太平天國學者所忽略或漠視了的貢獻。

郭廷以先生這篇文章，是十分突出的，有如一般叢林之中，所生成的一株檜木一權，不但高壯長青，而且任憑風雨吹打，冰雪覆壓，始終堅固不折，挺拔屹立。這篇文單主要的論點，依其順次提要於次：

一、百年來不少政治家和學者……，由於觀點立場的不同，對它的評價與認識因而互異。譏之者詆為粵匪、粵賊、髮逆、長毛，斥為亂黨、異端……，譽之者稱為復興運動、民族革命、民主革命、農民革命、共產主義的實行者。究其本質，並無異於中國歷史上的一般叛亂，而其策略與統治技術則更為暴戾殘酷。

一如當時一般的中國讀書人，洪秀全一心想經由科舉的途徑提高自己的地位，取得功名富貴。他自負才學，以為可以青雲直上，如願以償，但竟兩試不售。在他二十四歲的時候，他得到一本有

關基督教的小冊子，同時亦得到一種新的啟示。二十五歲，他第三次落第，抱恨怨憤，心理上蒙受重大的打擊，一病月餘，因而捏造出一個昇天晉見上帝耶穌，奉命誅妖，作人間真主，統轄天下萬國的故事。……有了造反的意圖。

道光二十三年，亦即中英鴉片戰後的一年，他仍想在科場中作最後一次的嘗試，復告失敗。他絕望了。……鴉片戰爭使滿清的弱點暴露無遺，遂組織上帝會，開始實際行動。

二、洪秀全的措施均以宗教為中心，事事以宗教理論為根據。以宗教立國，以宗教統軍，以宗教治民，一切在神權籠罩之下。……（晚期）他通令內外文武人民，所有告示以及印文均要有天父、天兄、天王字樣，軍稱天軍，民稱天民，國稱天國，營稱天營，將稱天將，爵秩以天名的，更不可以計數。「天王口為天口，言為天言」，「真主做事即是天做事」。換言之，洪秀全即是天。羅孝全批評他精神錯亂，亦可以說他是執迷不悟，如要說得好聽，則是意志信心堅定。究其實際，仍不外挾「天」以脅制愚惑大眾。

三、為統一信仰，徹底使中國上帝教化，洪秀全不惜歪曲歷史，控制思想。照他的解說，天父上帝是大家的天父上帝，……上古之世，中國與西洋一樣，君主、人民皆拜上帝皇天。自秦始皇起，才開始了神仙怪事的厲階。……至宋徽宗又改稱上帝為玉皇大帝，尤為對上帝的重大褻瀆，所以他才為金人所虜，身死漠北。……滿洲竊據中夏，誘人信鬼愈深，迷矇蠱惑世人，這是中國二千年來差入鬼路的原因。在西洋番國，因為天父太子耶穌抱身救世，始獲保持對上帝的敬拜，遵行大道到底。現在天父哀憐世人，又遣其次子洪秀全降生，以拯救中國。

洪秀全佈教之始，規定敬上帝者不得拜別神。起事之前，已有搗毀神像之舉。舉兵之後，……無廟不焚，無像不滅。寺宇林立的南京，更是片瓦不存，包括名聞中外的琉璃塔。支配中國二千年的儒家思想，尤不容其存在。學宮固要拆毀，孔子尤須打倒。……一

再指出「妖魔作怪之由，總由孔丘教人之書多錯」。天父曾面責孔丘「教人糊塗了事，天兄亦責他所造之書荒謬，連洪秀全亦被他教壞。孔丘想與妖魔私逃，天父派洪秀全和天使將他追回網綁，痛加鞭打，孔丘跪在天兄面前，再三討饒，哀求不已」。捏造這段故事的用意，在摧毀孔子在一般眾人目中的尊嚴，代以天父天兄天王的權威。

佔領南京之後，宣佈所有孔孟諸子百家妖書邪說，盡行焚除，皆不准買賣收藏誦讀，否則問罪。世間有書而不奏報，不經天王蓋璽而傳讀者，定然問罪。……在太平天國的律條中，復規定「凡一切妖書，如有敢念誦教習者，一概皆斬……」。因之，太平天國管治區域的名家藏書非付之一炬，即用作燃料，鎮江文宗閣、揚州文匯閣所藏四庫全書盡付一炬，真是典籍文獻的浩劫。

每二十五家應有一禮拜堂，各家幼童每日前去，由管理此二十五家的鄉官「兩司馬」教讀。〔三字經〕、〔幼學詩〕、〔千字詔〕、〔太平救世歌〕、〔醒世文〕、〔天文詩〕、〔天情道理書〕，具為必讀之物；〔舊道詔聖書〕、〔新遺詔聖書〕，及洪秀全的〔天命詔旨書〕，合稱〔真道書〕，加上〔天條書〕、〔天道詔書〕、〔天父下凡書〕，士子尤當時時攻習，其中除新舊〔遺詔書〕外，全係洪秀全所杜撰。

對於文士書生，極力抑制虐待，或挫折以死，或分發各營各館充當書手，只任抄寫，軍令政事，一概不使與聞。

四、太平天國的整個體系為軍事的，亦可說是軍事政治、社會組織一元化。從中央到地方，幾乎是清一色的武職官員。……理論上太平天國所行的是徵兵制，實際上它的兵均係強迫裹脅。所據之地，男子一律「隨營」，先動以甘言，再施以威劫。所謂甘言，即傳集百姓，聽「講道理」，如有不從，定斬不留。所以太平天國是有軍無民，是軍管制度。

太平天國的政治是神權專制政治，政制是極端中央集權政制。

洪秀全等封建意識的濃厚，過於歷史上任何朝代。自王侯以至軍帥，無不累代世襲，各有其儀衛體制。……甚至古先帝王亦被貶號為侯，如漢高祖被貶為漢高侯，唐玄宗被貶為唐玄侯。

在太平天國統治下，犯「天條」自無生理，而其律尤為苛酷，幾全屬死罪，輕者枷杖，重者斬首，更重者「點天燈」或「五馬分屍」。杖責多至二千，血肉狼藉，而至於死。……此外尚有「飛吊」、「火烙」、「割肉」、「鑽膚」、「抽腸」種種非刑。

初期行軍確屬有法。但於攻佔城市之後，必大殺三日，遇害者不盡為滿清官兵。晚期變本加厲，忠王李秀成號稱治軍嚴明，咸豐十年在江蘇無錫城鄉內外，屠戮男婦女老幼十九萬七千八百餘口，常熟縣的倔強抗拒者，概殺無論。咸豐十一年江西瑞州遭受焚掠，成為焦土。忠王部下如此，其他可知。此固由於軍風紀的敗壞，亦為恐怖政策的擴大。

在宗教理論上，男女同為天父上帝的子女。……在政治上，婦女同樣任官，並曾舉行婦女科考。在經濟上，分田不論男女。……但是男女分別極嚴，絕對禁止接近。太平天國的詩文詔令一再說明男女不得混雜，犯者斬首，即夫婦同宿，亦所不赦。咸豐三年後，所有婦女一概歸入「女館」，夫探妻，子省母，只許在門首問答，相離數武之地，聲音務要響亮，以免講說私情。……如果說歷史上有過有計劃的拆散家庭的事，應該是太平天國的女館制度了。……女館概以軍法部署，使從事勞作。善女紅的編入繡錦營，粗壯的悉迫令解足，任荷磚、開溝、運土、肩米諸事。工作不力不合者，鞭撻隨之，磨折而死者，不可勝計。久已襲足之婦女，一旦忽去其束縛，幾不能移步，反須任挑抬苦工，其慘可知。她們的待遇為給以有殼之穀，自舂自煮，後因糧食不足，每日只給米四兩，只准食粥，違者立斬。

男女分別雖嚴，而各王則均盛置姬妾，執事女官，以千百計。咸豐五年，始准男女相婚，設媒官主持，任意指配，多者可娶十人

八人。婦女地位既未提高，更說不上改善。

五、宗教的麻醉，思想的改造，軍事政治的箝制高壓，固是太平天國的統治技術，而經濟的控制尤為要著。

依其解說，天下是天父上主皇上帝的一大家，人人不受私物，物物歸上主，則主有所運用，……「務使天下共享天父上主皇上帝大福，有田同耕，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處不飽暖」。……「聖庫」及「田畝制度」為推行經濟政策的兩大措施。聖庫是掌管一切財富物資的機構，戰利品要繳歸聖庫，轄區內農民的米穀，商賈的資本，亦全應解交。……田畝制度的主要原則：一為土地公有，依其出產量，分為九等。二為計口授田，不論男婦。三為豐荒相通。四為自給自足。每二十五家為一單位，設一國庫，每屆收穫，除去足供二十五家每人所食，可機新穀外，餘歸國庫。麥、豆、苧麻、布帛、雞犬各物及銀錢亦然。遇有婚娶生育，俱由國庫開支。

就理論來說，似頗為動聽，實際則另為一事。聖庫制度曾嚴厲實施，……軍事財政方面收有相當效力與利便，但民生不惟毫未改進，且貧富均不堪苛擾。在政權未確立之前，每遇富室鉅家，必一掃而空，專虜城市，不劫鄉民。……等到政權確立，作風一變，鄉間亦不能免。先於各鄉張貼告示，令富者貢獻資糧，貧者效力，限期將金銀錢米雞鴨茶葉之類齊解聖庫或進貢公所，給予貢單。一戶不到，定將全家處死。於是無不負機絡繹以獻。……所獻不足，即逕行抄搜，殺其人，焚其廬，名曰「打先鋒」。領有貢單的，以為可作護符，殊不知數日後，第二起、第三起收貢者又至，一月多至五六次。最後尺布、升米、隻雞亦被將去。富而文弱者，吞聲以填溝壑，窮而有力者，惟有投身太平軍營，暫圖溫飽。可知太平天國的經濟政策又與軍事政策配合。

及至後期，逼索更兇，一粟一麥，皆傾刷而去，一滴油，一匙鹽亦拷掠勒取。……慘死及自裁者極眾。而橫徵暴斂，又無所不用

其極，一個門牌，索銀三至四元。厘捐局卡林立，肩挑手擎，無一不稅，復有各色租捐，致商賈斷絕，數十里不見人煙。不過這時聖庫制度已經變質，除米糧食物歸公外，銀錢珍寶衣服，均歸私有。洪秀全的兄弟子姪固然貪贓斂財，即忠王李秀成在天主勒迫之下，亦能獻銀十萬兩。其他高級領袖，無不窮奢極慾，盡情享受，人民則飢寒交迫而死，人肉公開買賣，甚至食其所親者之肉！

田畝制度並未見諸事實。

最後，郭先生作結論說：

總之，洪秀全是要來一個翻天覆地，重寫中國的歷史，甚至人類的歷史，改變舊有文物制度，排除其他信仰，消滅傳統思想，奴役人民，控制財物，最後建立自己的王朝，一切歸自己統治支配。他不僅要作中國真主，還要做「萬國真主」，自謂「天下萬國朕無二」。他的野心極大，但知識幼稚，措施狂妄。他不了解中國文化，更不認識世界大勢。但他予智自雄，以為天下人不如我，可任意愚弄威劫，悖情背理。

太平天國直是一個低級的迷信，絕對的暴力集團，神權、極權、愚蠢的統治，只為滿足自己無限慾望，絲毫不顧及大眾的福利，所造成的是遍野白骨，滿地荊棘，喪失的生命最少為二千萬至五千萬。以富庶著稱的長江下游各省，受禍尤烈，幾乎無地不焚，無戶不虜，死亡殆盡。倖存者亦均面無人色，呻吟垂斃。真是中國歷史上的浩劫慘劇。

至於其影響，於上述幾盡屬負面以外，認為其並未產生足垂於後世之事。郭先生具體的指出：

鄭成功是民族主義者，他的奮鬥雖然無成，而他所創立的天地會則永遠存在，保持其革命精神於不墜。洪秀全亦以反滿相號召，自其開始活動以至失敗，凡二十餘年，佔有南京十一年，安慶九年，九江五年，蘇州四年，杭州、武漢亦近三年，為時不算太短。但太平

天國一朝傾覆，洪秀全的主義理論及其上帝會，隨之煙消雲散，不曾留下任何痕跡。其原因均可於其統治中求之。¹¹

以上扼要引介了郭廷以先生研究太平天國的總評或結論。現在於此再引據羅爾綱先生的見解。羅先生大半生研究太平天國，歷時最久，功力最深，著述最豐。然其一九九一年以畢生瘁力所完成的《太平天國史》出版之後，不論對史事的陳述、因果的論斷，尤其是對太平天國整體的評價，竟有許多地方有失客觀與真實。我個人其生也晚，於太平天國的研究亦並非專業，然僅就其他名家的著作與自己見解，於一九九六年，曾撰寫一篇〈評羅爾綱著《太平天國史》〉的書評，在國史館的《中國現代史書評選輯》第十六輯中發表。由於羅先生此書，不僅是一部鉅構，更是積六七十年的心得，使我不得不謹慎小心，務望平實，乃用了約六萬字的篇幅。因為既早經出版，且本文本為敘論郭廷以先生的研究，所以在這裡就不逐加引述。僅引羅先生在其書卷一〈序論〉最後的總結中所作的評價，以為代表。

羅先生表示：「太平天國革命雖然失敗了。但它推動歷史前進的功績，卻是永垂不朽的」。這主要表現於：

第一、太平天國革命揭開了中國民主主義革命的序幕，並且提出了中國民主革命的基本綱領。如準備建立和發展資本主義性質的近代企業，引進西方科學技術，開學校，辦朝紙，興士民公會等，人與人平等，男與女平等的大同思想，如創行人民推舉鄉官，罷免行政人員的民主政治，如打倒封建社會的偶像孔子，如頒行天曆，提倡「文以紀實」、「一目了然」的文體等等，都成為後日中國民主主義革命的基本綱領，辛亥革命遠不及太平天國革命的規模壯闊。誰都知道，辛亥革命只是推翻了清朝的統治，並不曾改變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書性質。

第二、太平天國革命推動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太平天國頒佈的革命綱領，〈天朝田畝制度〉，廢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在革命戰事當中，

¹¹ 以上所引均為郭廷以〈太平天國的極權統治〉，原載《大陸雜誌》十卷二期，民國四十四年一月。

凡太平天國克復的地區，清朝的地方行政權被打翻了，官僚地主死亡逃散，農民燒了地主的契券和官府的徵糧冊。太平天國根據具體形勢，順應農民的願望，採取「著佃交糧」的政策，和向農民頒發田憑的措施，收到了「耕者有其田」的效果。到革命後，江南地區自耕農普遍增加，……是活躍商品經濟的有利因素。而地主階級經過革命的打擊，不少人「視田為畏途」，把部分資金投入工商業，成為民族資本的一個來源。太平天國革命沈重的衝擊了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推動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促進了民族資本近代工業的出現。

第三、太平天國深遠的革命影響和激動人心的革命精神，在中國近代史上起了偉大的推動歷史前進的火車頭的作用。太平天國革命戳穿了侵略者和封建統治者紙老虎的面目，太平天國革命的英勇業績一直在民間廣泛的傳播，激勵著中國人民不屈不撓、再接再厲的向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進行英勇的鬥爭。民主革命家孫中山從小就愛聽洪秀全的革命故事，並以太平天國的後繼者自許。改良主義者容闈也說：「太平軍一役，……破中國頑固之積習，使全國人民皆夢中驚覺，而有新國家之思想」。孫中山就是在太平天國革命的影響下，起而領導資產階級革命，終而推翻了清皇朝的。

第四、太平天國革命為辛亥革命舖平了道路……太平天國掃蕩了清朝的八旗和綠營，清朝依漢族地主曾國藩的湘軍和李鴻章的淮軍的支持，維持住它的瀕臨絕境的統治。到太平天國失敗後，全國兵權、財權都分握於曾國藩一系的湘軍和李鴻章一系的淮軍人物手裡，造成晚清中央政府無播，各省督撫專政的局面。……從而失去了對地方的控制權力。所以武昌起義，全國響應，立刻推翻清皇朝。

第五、太平天國革命集中的表現了中國人民反對外國侵略的英雄氣概和愛國主義精神，阻止了西方資本主義侵略者迅速變中國為殖民地的企圖。太平天國的英雄們，……在戰場上又殺出了中國人民的威風，粉碎了侵略者把中國變為殖民地的狂妄野心。……

第六、太平天國革命具有重大的世界意義。……一個外國作家曾經寫

道：太平天國革命對「新加坡、印度、英國和美國說來，好像是地震似的打擊」。太平天國革命，毫無疑問，它推動了亞洲民族解放運動，鼓舞了全世界被壓迫階級和被壓迫民族的鬥爭。

最後，羅先生綜結的說：

太平天國革命所起的偉大歷史作用推動了歷史巨輪滾滾向前，千百萬的太平天國英雄們的鮮血，是沒有空流的，他們的豐功偉績，是永垂不朽的！¹²

由以上所引羅爾綱先生的綜合論斷與解釋，和郭廷以先生前摘論文之要點與綜論相對比，二人所識所見相去實在太遠，幾乎可以說南轅北轍，相背而馳。為甚麼兩位都是苦心孤詣，重視史料，並苦苦孜孜追求，而其所得的論斷，會有這樣大的差異呢？我自進近史所不久，便開始陸續讀羅先生的著作，迨胡適先生就任中研院長不久，一九五八年，將羅先生於一九四三年所寫的《師門辱教記》改名為《師門五年記》自費印行，分贈北大校友、中研院同仁及親友，我獲讀之後，乃更重視羅先生的著作，迄今日，斷續近五十年，我覺得羅先生著作太平天國史的態度，前後有很大的改變。到最後完成的這一部鉅構，幾乎隨處都使我感到他已從當初謹依胡先生的指導、謹嚴、客觀、不受政治或意識形態的影響，卓然挺拔，而改變成真的有些像以下本文所引簡又文先生批評大陸一般學者所指出的「移史就觀」。

自中共建國之後，他逐漸向政治傾斜，這是可以想見，也是可以理解的，卻不意最後他在這部鉅著，竟偏頗到如此地步。前邊所引他的論斷，雖並非全無根據，然絕大部分卻都充滿了武斷或歪曲。為甚麼會如此？於此僅引其《太平天國史》自序與序論中的幾段話，似乎可以從中看出其梗概。在自序中他說：

歷史科學乃是一種階級鬥爭的科學，歷史研究工作必須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我青年時，受資產階級教育客觀主義的大毒，錯誤地認

¹² 均引自羅爾綱《太平天國史》，（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第一冊，頁八八～九一。